

□李怀宇

新派武侠小说向来有“四大名家”之说：梁羽生、金庸、古龙、温瑞安。古梁金已故，温瑞安而今何在？温瑞安不时调侃一下“四大名家”。比如：“江湖传说，侠坛有四大名家，成了钉子户。地检人员要把他们拆迁赶走。梁儒侠说：皇天后土，根深蒂固，我不走。金神侠说：走就走，我在香港有的是房地产。古酒侠说：户在心中，我就是户，户就是我。还有一位写就天下无敌、搬就无能为力的温怪侠说：走便走，我搬到月球去落户。记者问他为啥？他说：月球的坑，都是我挖的。”又如：“传闻武侠有四大名家叙面，其中一人去了洗手间，正好有流氓上来寻衅。王牌梁大侠说：秀才遇着兵，有理说不清，有本事我们对对联去！金牌查大侠说：余斗智不斗力！名牌古大侠说：你敢一刀砍来，我



敢一手挡下！剩下一位打肿脸充名的姓温，听说有点武功底子，但流氓遍寻不获，发现：那厮在上洗手间时趁机溜了，还报了警！”这30多年来，温瑞安在香港、深圳两边住。他介绍：自己还能走、能食、能拿、能玩、能干、能做、能睡，经济无忧，健康无碍，家庭和谐，子弟成材，侠友相知，生意也运作得蛮可以。他坦言：“我觉得上天对我还真不薄，几乎每一年龄阶段，我都做了些如愿以偿爆彩的事。人生常常划分很多个阶段，很多人都以为少年得志最好，青中年时是黄金期，但我至少都历过了，到如今还是这时期最舒服，这阶段最自如。我虽不喜酬酢，但我就爱跟老兄弟姊妹和年轻子弟侠友打成一片，特别喜欢跟街坊老百姓平民大众生活、玩乐在一起，用不着费煞心机，但能体会种种人情，而又能丰富我的写作题材，我觉得现在真的达到了一种量才适性、自得其乐的境地。我们本来人人都可以很快乐的，但因为种种欲望和诱惑，沉溺于贪嗔痴里，使自己不能做到无所往而生其心，即是所谓平常心，因而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失去了平衡。我练气功、静坐，以佛悟道，特别珍惜生命里每个阶段的种种无趣，每个人的交会点和每个心情的千载难逢。”而他现在最苦恼的是：敲字、发文、E-mail之类的手艺都没有学，常劳烦公司里的同事和家人、子弟，不然没法向多年的读者交待。

【如是我闻】

文坛怪侠温瑞安

虽然温瑞安的作品曾屡遇出版社的诈骗和出版上吃过亏，数次在搬迁和托人保存时损失惨重，但他在主要几个作品系列上，还是有可观的新稿。他说：“我不是不出新书，而是学乖了，未找到好婆家之前，女儿不中意之前，还是不要急着把女儿嫁出去。如果嫁给陈世美，顶多只是负心汉，万一嫁给陈冠希，那可是进艳照门了。读者们心急，都叫我填坑，没想到我早把坑填好了，但却给人处心积虑推到坑里，几乎还把自己埋了，那时怎么就没伸手扶我一把？我现在既然在精神上登陆月球准备住广寒宫的坑里了，碧海青天夜夜坑，就不在意大家老劝我服什么灵药了。我还巴望吴刚兄早些把那桂树砍了，让我老人家来演习《朝天一棍》哪！”

如今江湖上多有论者认为，武侠小说有江河日

【旧书里的济南】

《小沧浪笔谈》中的济南胜景

□杨曙明

《小沧浪笔谈》为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编著。

阮元(1764—1849)，字伯元，号芸台，江苏仪征人。他是清朝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重臣，历任山东、浙江学政，兵部、礼部、户部、工部侍郎，浙江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南巡抚，湖广、两广、云贵总督，道光皇帝为他盖棺论定为“极三朝之宠遇，为一代之完人。”

阮元于乾隆五十八年夏，至乾隆六十年冬，曾任山东学政两年多。虽然时间不长，但他对山东感情极深，尤其是济南的山水胜景，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。他在《小沧浪笔谈》的书序中，对此写得非常清楚：“余居山左二年，登泰山，观渤海，主祭阙里。又得佳士百余人，录金石千余本，朋辈觞咏，亦颇尽湖山之胜。回念此二年中所历之境，或过而辄忘，就其尚能记忆者，香初茶半，与客共谈，且随笔疏记之。何君梦华、陈君曼生皆曾游历下者，又为余附录诗文于后。”又因为他居济南时，经常游览小沧浪，且卷首数则，皆是与小沧浪相关的记事，所以便将书名定为《小沧浪笔谈》。

小沧浪乃大明湖风景之最优美处。济南地势南高北低，水往北流自然而然。大明湖即《水经注》之泺水，其地较大清河(今黄河)高十余丈，其下流入大清河处，今尚名“泺口”。有些学者称明湖水为济水，就连著名学者朱彝尊也沿用此说，其实都是错误的。因为济水纵能伏流，但断不能逆流上山。至于“水木明瑟”四字，见《水经注·泺水下》，此足以尽明湖之妙，故予题小沧浪轩，额曰“水木明瑟”。

“坐在小沧浪，可见学署之钟楼。冬时树叶疏脱，始见历下亭。由小沧浪乘舟，经北极阁，西至曾南丰祠，祠边即北水门。明湖汇七十二泉之水，皆从此泻出。经华不注、泺口，入大清河。城上重闐，下临平楚，曰‘汇波楼’。鹊、华两山，青翠相竞，余题‘鹊华秋色’四字匾悬楼上，用松雪图名也。南丰祠多水木之趣，秋藤压廊，闲花绕屋，人迹罕有至者。”

湖山之胜，游者各自领略，这犹如读书，难免各有所长，各有所见。浙江秀水的吴友松，作《月夜游大明湖记》，因为“铺陈终始，委曲自道，颇能抒其所欲言”，所以被阮元收录到书中。“予尝三至其地，一以朝，一以雨，一以夕。朝则晓曦破烟，清露滴响；雨则隔浦红喧，新流碧涨；夕则香入鸥梦，灯动渔樵。盖是湖之胜，略尽于兹，而犹以为未足者，(即便是)游之事毕，而游之兴未尽也……”此外，吴友松的《小沧浪图》绝句，也是因为读之眼前景好似呈现出明湖风景的动漫画，所以同样被阮元收录：“明湖游兴胜江乡，秋老芦花小舸忙。今日济南名士尽，白鸥明月小沧浪。”

“明铁太保铉守济南，抗成祖靖难兵最力，有祠在小沧浪之西。”民间传说铁炫据守历下时，忽有群僧助战，这些群僧乃沂山五百石罗汉。此说虽是神话，但颇可壮忠义之气，故予诗云：“兵戈驱石佛，风雨挫真龙。”

华不注山，独立平楚中，秀削孤清，苍翠湿人眉宇，即酈道元所称“单椒秀泽”。山下泉源灌注，陂池交属，荷稻之利，村民赖之，可惜城中有很多达官贵人，不知此地景致之妙。

在佛山的历山院内，岩壁上有块碑刻，此乃阮元所作，桂馥所书的《历山铭》,《小沧浪笔谈》卷二开篇就是这篇杰作。“历山为

岱之北麓，余屡登此，勒铭山石云：登彼翠微，堂基戴石。岱麓分阴，妨田启陌。雷雨坐生，峰峦竞碧。楼驾三重，崖悬百尺。绕墙虹落，穿阁云飞。碑头六代，松要十围。岑苔籍履，天花满衣。磴随意客，岚成佛辉。下涌泉源，清交水木。湖平镜指，城迴带曲。野气沈村，林烟隐屋。两岫同秋，千塍共绿。平原似海，晓日开天。燕齐道直，蓬莱影圆。山栖寿佛，台降飞仙。后之来者，亦百千年。”

在明清两朝，文人笔下的龙洞风情，似乎胜过华山、千佛山，阮元在《小沧浪笔谈》中这样写道：出历城东门廿余里，至禹登山白云峰西南入谷，即龙洞寿寺院。院北绝壁隐天，石色绀碧，名“锦屏岩”。院南壁上有洞门，约高二十余丈，我曾和朋友秉烛入洞。洞内有石佛，面如削，犹如我前些时日在梦中所见。洞中始犹宽阔，继而逐渐逼仄。俯行约里许，又出一洞，则在前山矣。院之西南有夹涧，曰“三龙潭”，两壁直立，中如小拱，曲折不穷，深转十余里。我足力颇健，直至黑峪，日暮才返回。白云峰东南入谷为佛峪，小径深林，有石台岿然直立，曰“灵台”。台南有泉，曰“林汲泉”。泉北有飞瀑，每逢雨后，悬流十丈，声满山谷。崖间多秋海棠，石壁间多唐人题名，且还有隋开皇年间的所造佛像。

如此这般描述，阮元觉得还不过瘾，于是又创作了五言诗，可见他对龙洞风光之赞赏和迷恋。

“济南名泉七十二，趵突为上，金线、珍珠次之……今府城西平地，泉源鬐涌，雪涛数尺，声如隐雷。泉凡三穴，鳞次相比，稍施人力矣。”

乾隆年间的江苏人沈默，“久客山左，交游多贤豪”，因而与朋友们商议，在五龙潭边创建了潭西精舍。“潭西精舍在历城西门外五龙潭上，即唐秦琼故第。浚池得泉，似趵突而小，(因)在七十二泉之外，题曰‘七十三泉’。往来名士，多居于此。天镜泉流至精舍，前绕东廊，过北窗，始入潭。游者入门，即闻水声潺潺。嵌壁有石刻颜鲁公(即颜真卿)《竹山联句》诗。”阮元在对“潭西精舍”作上述介绍之后，又将桂馥的《潭西精舍记》附录于后。这篇散记当是有关潭西精舍之最好佳作。

《小沧浪笔谈》，还收入了吴友松的《七十三泉记》。这篇散记将第七十三泉的来龙去脉讲得更为清楚：“曾子固(巩)《齐州二堂记》：齐多甘泉，显名者以十数。宋时固未尝有‘七十二泉’之目也。于钦《齐乘》始据《名泉碑》载七十二泉。《山东通志》去‘百脉’而易以‘双忠’；去‘济水’而易以‘不匮’。夫既仍其数，自当存其目，不宜以新名易旧号也。龙潭之西，穿地为池，有泉涌出，而江家池水注之，遂成趵突，曲阜桂君(馥)题曰‘七十三泉’。余谓济南之泉，美擅天下，然如‘染池’‘煮糟’‘煮糠’诸名，多不雅驯。此泉以不名名之，远俗也；以数计之，沿旧也。吾乡朱竹垞太史，于珍珠泉东凿一泉，曰‘澍泉’，自为之记；近江方伯于名士轩南凿一泉，曰‘雪泉’，翁阁学(方纲)为之记；今桂君题此泉，余为之记，皆在七十二泉之外，然则济南七十五泉矣。”

《小沧浪笔谈》共有四卷，内容主要是阮元考订金石、研究经训，以及与友赓唱的相关诗文，而非记载山水名胜之游记。又因为其立足山东全境，因而涉及济南的内容不是太多，尤其是三、四卷几无涉猎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其相关济南的文史资料仍弥足珍贵。